



順治十四年的南京秦淮— 明朝的恢復與記憶

大木 康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摘要

明代末期的南京，作為復社等黨社運動的舞臺，十分熱鬧。明王朝滅亡後，許多過去從外地前去遊玩的人士紛紛離開南京。

順治十四年（1657）秋天，冒襄（1611—1693）隔了十幾年才在南京出現，招集將近一百個人舉辦了一場大宴會。參加此會的多是明朝遺民、為明朝殉死的烈士後代等人士。此年，錢謙益、龔鼎孳和顧媚等以前曾與南京結下因緣的人陸續重訪南京。這些文人的動向也許跟當時鄭成功的勢力北上並逐漸靠近南京的情勢有關係。錢謙益在此年作懷念南京秦淮的〈秦淮雜題〉詩二十五首。而後不久，餘懷寫了紀錄秦淮掌故的回憶文學名作《板橋雜記》。

我在此篇論文中想要探討清初江南的政治動向和回憶文學產生的關係，並試圖描述清初江南的明代文化餘韻。

關鍵辭：南京秦淮、冒襄、龔鼎孳、錢謙益、鄭成功、回憶文學



Nanjing Qinhuai in 1651 : Revival and Memory of the Ming Dynasty

OKI, Yasushi

Professor,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The
University of To Tokyo.

Abstract

Although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Mao Xiang often visited Nanjing, the stage for his activities, he did not visit for years after the Qing conquest. However, in 1657 Mao Xiang visited Nanjing again after years of absence and held a large party with his old friends. In this year, Qian Qianyi, Gong Dingzi and others visited Nanjing as well. Their gatherings in Nanjing may have been concerned with the movements of Zheng Chenggong, who almost reached Nanjing in opposition to the Qing government. In this year, literary works concerned with the memory of the Ming dynasty such as Qian Qianyi's series of poems on Qinhuai, a pleasure quarter of Nanjing or Wang Shizhen's poems of autumn willows were written.

Keywords : Nanjing Qinhuai, Mao Xiang, Gong Dingzi, Qian Qianyi, Zheng Chenggong, Reminiscences



前言

餘懷的《板橋雜記》紀錄了明末清初南京花街秦淮的繁榮與衰亡。在該書卷下「張魁」條目中，對於清朝統治十多年後，順治十四年（1657）的秦淮風光有下列的描述。張魁是明末秦淮一帶頗受歡迎的洞簫名家。

丁酉再過金陵，歌台舞榭，化爲瓦礫之場。猶於破板橋邊，一吹洞簫。矮屋中，一老姬啓戶出曰：此張魁官簫聲也，爲嗚咽久之。¹

曾經繁華的街巷在清初的混亂中付之一炬，當時的南京秦淮已淪爲一座廢墟，在廢墟上搭起的簡陋屋舍中，留下的僅有知曉那過往繁華的年老歌姬。

明初的都城南京，縱使在遷都北京後，依舊是天下的副都、江南的政治中心。特別在明末的一個時期裡，作爲復社等的結社活動的舞臺而聚集了衆多人士，花街秦淮的繁榮也與這些活動有深切的聯繫。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推翻明王朝後，明朝的一些大臣迅速擁立福王，建立臨時政府的所在也正是南京。但福王（弘光帝）的臨時政府也在清順治二年（1645）被南下的清軍輕易地擊潰。如同《板橋雜記》所描述般，南京荒蕪一片，衆人紛紛離去。²

¹ [清]餘懷著，李金堂校注《板橋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56。

² [清]王漁洋《感舊集》卷六（臺北：廣文書局，1968年，頁258），蔣超〈過舊院有感二首〉雲：「舊院荒基菜甲稠，佛盧燈火點前頭。寒塘徙倚初更月，錯認行人是夜遊。」「錦袖歌殘翠黛塵，樓台塌盡曲池堙。荒園一種瓢兒菜，獨占秦淮舊日春。」此亦爲清初秦淮的荒景。



然而，和張魁的現身一樣，許多曾以秦淮為舞臺進行活動卻在入清後幾乎不再造訪此地的人們，在順治十四年時又重返南京秦淮。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本論文將以明末清初文人冒襄的活動為主軸，試圖探討順治十四年南京秦淮的狀況。

一、冒襄與南京

冒襄（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字辟疆，號巢民、樸巢，江蘇如皋人。在韓菼撰寫的〈潛孝先生冒徵君襄墓誌銘〉（《有懷堂文藁》卷十六、又收於《碑傳集》卷一二六逸民下之下）中，前文（〈墓誌銘〉由前文、序、銘組合而成）紀錄了冒襄生涯的幾個熱點。首先藉由這份資料，讓我們試著描繪從明末到清初間冒襄的活動與南京秦淮的情況。

故明熹廟時，璫禍大作。黃門北寺之獄興，諸賢相繼逮繫笞掠死。六君子，其最著者也。而國是淆於上，清議激於下。名流俊彥，雲合風驅，惟義之歸，高自題目，亦如所謂顧廚俊及者。

3

開頭記述的是，熹宗天啓帝時，宦官魏忠賢極度專橫，反對魏的東林黨官僚們被一網打盡，多數慘遭殺害。據《明史》魏忠賢傳記載，「六君子」係指周起元、繆昌期、周順昌、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這一大獄案發生在天啓六年（1626），冒襄十六歲時。

³ [清]韓菼《有懷堂文稿》卷十六，頁1a。該墓誌銘亦見於《碑傳集》卷一二六逸民下之下，收於《清代碑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629。



「黃門北寺之獄」是後漢時，與宦官派對立的李膺慘遭下獄一事（《後漢書》李膺傳）。明末屢屢將當時宦官與東林黨的對立，與後漢的黨錮之禍相比擬。「顧」「廚」「俊」「及」也是後漢用以評價當時清流所使用的語彙（「八俊」「八顧」「八及」「八廚」，見於《後漢書》黨錮列傳）。⁴

當是時，四公子之名籍甚。四公子者，桐城方密之以智，陽羨陳定生貞慧，歸德侯朝宗方域與先生也。先生少年負盛氣，才特高，尤能傾動人。嘗置酒桃葉渡，以會六君子諸孤，一時名士咸在。酒酣以往，輒狂以悲，共訾懷寧。懷寧故奄黨也。時金陵歌舞諸部甲天下，而懷寧歌者為冠，歌詞皆出其主人。懷寧欲自結，當先生讌客，嘗令歌者來。先生與客令之歌，且罵且稱善。懷寧聞益恨⁵。

冒襄與方以智、陳貞慧、侯方域併稱為「四公子」。之所以稱為「公子」，是由於他們都是「名流俊秀」。如皋冒氏是進士輩出的大家。冒襄的父親起宗也是崇禎元年（1628）的進士。

⁴ 關於明末的東林派、復社，以謝國禎《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為首，有小野和子〈東林派とその政治思想〉（《東方學報》京都第28冊，1958年）、同〈明末・清初における知識人の政治行動〉（《世界の歴史》11，筑摩書房，1961年）、《明季黨社考——東林黨と復社——》（同朋社出版，1996年）、宮崎市定〈張溥とその時代〉（《宮崎市定全集》第13卷 明清 岩波書店）、溝口雄三〈いわゆる東林派人士の思想——前近代における中國思想の展開——〉（《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75冊，1978年）、井上進〈復社の學〉（《東洋史研究》44卷2號，1985年）等研究。

⁵ 〔清〕韓菼《有懷堂文稿》卷十六，頁1a。該墓誌銘亦見於《碑傳集》卷一二六逸民下之下，收於《清代碑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629。



冒襄的活動與南京的關係不淺。揚州府如皋縣隸屬於南直隸，科舉的鄉試便不得不在南京應試。在南京孔子廟旁有江南貢院，對面是隔著秦淮河的大規模花街—舊院。⁶秦淮這一帶是當時士人的聚會場所，也是冒襄活動的舞臺。桃葉渡，作為六朝王羲之為其愛妾桃葉吟詠「桃葉歌」韻事的舞臺而廣為人知，同樣也位於秦淮。

根據冒廣生所編輯的《冒巢民先生年譜》（《如皋冒氏叢書》）可知，冒襄召集被魏忠賢所殺害的六君子的子息們舉辦宴會是在崇禎九年（1636）。崇禎九年冒襄二十六歲的條目中記載，「科試優等、秋應制金陵」，接著就是「與陳梁五人盟於眉樓。復大會東林諸孤於桃葉渡」。⁷

舉行鄉試的年度，從南直隸（現在的江蘇、安徽）各地而來的才俊們都聚集到南京的秦淮一帶。舉行鄉試的期間是八月九日至十六日，參照陳梁的〈五子同盟詩序〉（冒襄輯《同人集》卷五）可知，這場聚會舉行於八月十八日。也就是說，是在考試結束後立刻抓住契機舉辦的聚會。根據〈五子同盟詩序〉可知，被魏忠賢殺害的黃尊素的兒子黃宗羲也出席了這場聚會。⁸眉樓位於當時秦淮名妓顧媚的家中，關於此項記載可見於餘懷《板橋雜

⁶ 參照拙著《中國遊里空間——明清秦淮妓女の世界》（東京：草土社，2002年）第三章「秦淮散策」。

⁷ 前述的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第七章第六節「南都防亂公揭」中，引吳應箕《樓山集》卷十七〈國門廣業序〉、汪有典《史外》卷六〈吳副榜傳〉等資料說明，崇禎九年，南京鄉試時，在姚澐（字北若）主導下召開國門廣業社的第三次大會，除楊漣的子弟外，東林黨人的子弟們均與會參加。〈國門廣業序〉中，確實有「莫盛于姚北若丙子之役」，〈吳副榜傳〉中的大部分內容都引自於冒襄的〈樓山先生遺詩序〉，也就是說，會集東林子弟而召開大會的，果然是「予」—即冒襄，和其他的幾人。

⁸ 黃炳屋《黃梨洲先生年譜》，將此次大會置於崇禎十一年下，需要訂正。徐定寶《黃宗羲年譜》（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亦同。



記》卷中「顧媚」的條目。同書卷下也有關於五子盟約的記述。顧媚後來成爲龔鼎孳（與錢謙益、吳偉業同爲清初詩界的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側室。⁹

阮大鍼（萬曆十五年，1587～順治五年，1648），安徽懷寧人，萬曆四十四年（1616）進士。由於與宦官魏忠賢有所關聯，受到江南士人們的嫌惡。明亡後，阮大鍼在南京的福王政權下掌握大權，並對復社成員進行打壓。在清軍攻陷南京時投降，而後殞命。

當時的冒襄，還是考生（生員）身份，但從他主辦如此大規模的聚會看來，已十分熟悉秦淮的花街。在冒襄聚集被魏忠賢殺害的東林黨子弟的三年後，即舉辦鄉試的崇禎十二年（1639），南京的復社成員發表了彈劾阮大鍼的〈留都防亂公揭〉，其上有一百四十人的署名，冒襄的名字也與陳貞慧、黃宗羲等人並列其中。冒襄在此不僅是引人注目的「活動家」，同時也是當時江南文壇中一個出色的存在。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冒襄在崇禎十三年（1640），揚州鄭元勳宅邸的影園的黃牡丹花盛開時節，主辦了吟詠牡丹花的詩會競賽一事中得知。在這次詩會上，冒襄邀請的評審是文壇大將錢謙益。¹⁰

南京秦淮對於年輕的冒襄來說，是政治活動的舞臺，同時也如《影梅庵憶語》這部令他馳名後世的作品所記述般，是他與秦淮名妓董小宛相戀的舞臺。董小宛原是南京秦淮的歌妓，後爲蘇州半塘的歌妓。據冒襄《影梅庵憶語》所載，董小宛其人其事是由「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所告知的。在張明弼的〈冒姬董小宛

⁹ 關於顧媚、在拙稿〈清代女流詩人と柳如是一—澄懷堂美術館藏《顧媚畫柳如是書合璧冊》に寄せて〉，（《澄懷》第3號，2002年）中有所提及。亦有中譯〈清代女詩人與柳如是一—介紹日本澄懷堂美術館藏《顧媚畫柳如是書合璧冊》〉（鄭毓瑜編《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趨向 自然、審美與比較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

¹⁰ 關於黃牡丹詩會競賽、請參照拙稿〈黃牡丹詩會——明末清初江南文人點描〉（《東方學》第99輯，2000年）。



傳》中記載，冒襄從吳應箕、方以智、侯方域等人口中得知董小宛的聲名，而由方以智的帶領拜訪董小宛。與這些友人的來往，以及拜訪秦淮的董小宛都是冒襄為應鄉試前來南京時的事。冒襄在崇禎十二年鄉試落第後，數度拜訪蘇州半塘的董小宛家，最後終於得以親睹芳姿。¹¹

在韓茨的墓誌銘中更提到，入清後，四公子的其餘三人都離開南京，幾乎停止公開的活動¹²，但冒襄依然繼續展現他在江南地區的存在感。冒襄無出仕清朝之意，不肯應試清朝的科舉，卻有許多人造訪他在如皋的有著名的水繪園的居所，如皋水繪園宛如是當時文人們的一大據點。關於在水繪園所展開的廣泛社交活動的樣貌，可透過冒襄生平與師友來往的詩文集《同人集》十二卷中探悉詳情。喜好戲劇的冒襄，擁有自己的家班，每當訪客駕臨時，便會搬演戲劇，與賓客同歡。¹³

¹¹ 關於《影梅庵憶語》、請參考拙譯〈冒襄《影梅庵憶語》譯注（一）（二）（三）〉（《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36、137、138冊，1998年、1999年）。

¹² 「四公子」中，陳貞慧如其子陳維崧在〈敕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先府君行略〉（《陳迦陵文集》卷五）中「乙酉之後，府君念家門受國恩非平流寒畯者比，又念一時同類散佚，略盡捐軀絕脰，半登鬼錄，於是鑿壞不出，座臥村中一小樓，足跡不入城市者二十年」所述般，在故鄉宜興一逕地遠離世俗隱居生活，在順治十三年（1656）過世。侯方域也返回故鄉商邱，順治九年（1652）三十五歲時，對於迄今為止的人生感到懊悔，將書室命名為「壯悔堂」，並將其意旨寫作「壯悔堂記」（《壯悔堂集》卷六），在兩年後的順治十一年（1654）過世。在清初混亂的最盛期，方以智逃往南方廣東，不久便出家剃髮為僧。參照王汎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收入周質平、Willard J. Peterson 編，《國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2）。

¹³ 關於冒辟疆的戲劇活動，請參照拙稿〈冒辟疆的戲劇活動〉（《名



冒襄出生名家，在明末江南以諸生的身份活躍於復社。換言之，他未曾高中科舉、未曾任官（雖然似乎有被推舉為推官）、明亡後以遺民的身份終老一生。當其去世後，韓茨以「東南故老遺民之風流餘韻於是乎歇絕矣」為之作了總結。如同錢謙益與柳如是，龔鼎孳與顧媚的例子般，文人與女性（妓女）的交往是世俗公認的佳話，也是明末的風氣。在從事政治活動的同時，也傳出與妓女間豔聞的冒襄，確實可說是明末風流人物的一個典型。其主要的舞臺正是南京秦淮。¹⁴

二、冒襄的順治十四年

以上所述的「風流遺民」冒襄也在入清後的短時間內，不再踏入充滿回憶的南京。順治八年（1651）失去愛妾董小宛，不久又失去了愛妾吳扣扣。¹⁵順治十一年（1654）冒襄似乎一度再訪南京，¹⁶卻遭逢父喪，守喪三年。順治十四年對於冒襄而言，也是除喪後的第一年。

順治十四年的秋季，冒襄造訪南京並停留數月，在這段時期，他聚集了懷念的友人，舉辦了大型宴會。冒廣生的《冒巢民先

家論崑曲》，臺北：國家出版社，2009年）。

¹⁴ 關於「風流遺民」，請參照拙稿「Mao Xiang and Yu Huai: Early Qing Romanting yimin」（Wilt L. Idema, Wai-yee Li, and Ellen Widmer ed. *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¹⁵ 陳維崧〈吳姬扣扣小傳〉（《陳迦陵文集》卷五）。關於此篇文章，請參照拙稿〈思い出の中の才女〉（拙著《原文で楽しむ 明清文人の小品世界》，福岡：中國書店，2006年）。

¹⁶ 冒襄《同人集》卷五中有戴移孝的〈甲午秋遇辟翁年伯於金陵客舍感賦〉。甲午是順治十一年。



生年譜》順治十四年的條目下記載：「秋會同學故人子弟於金陵」。收錄在冒襄《同人集》卷九〈哭陳其年詩〉中〈定惠寺哭和其年舊詩二首後，秋雨臥病，淚凝枕上。雜拉復和十八首，幽抑怨斷之鷓鴣弦鐵撥，當知其哀也〉的第二首詩注中也有如下記載：

丁酉夏，余會上下江亡友子弟九十四人於秦淮。其年首倡斯集，時應制者少，咸爲餘至。¹⁷

「鷓鴣弦鐵撥」指的是琵琶。這裡的「夏」也許是單純的筆誤，也許是指在夏季出發前往南京。聚會召開的時間，據其他資料記載都是秋季，或曰中秋時節。丁酉是鄉試舉辦的年度，前文提到的崇禎九年（1636）會集東林遺孤的聚會也是趁著鄉試的機會舉行的。順治十四年距崇禎九年正好二十年。可以推測，對於冒襄來說，這一年的大會，或許也有重現年輕時那眾所矚目的東林大會的期望在內吧。

「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這年正執父喪於安徽桐城，但仍爲了這個聚會寫了〈寄冒辟疆〉詩（《合山樂廬詩》），¹⁸並令兒子們代替無法參加的自己前往。兒子中的一人，方中通的《陪詩》卷一「迎親集」中收有〈丁酉秋日，父執冒樸巢大會世講於白門〉詩，其詩題下記載了六十二名參與者的姓名。「父執」指的是父親的友人，「世講」則是友人的子孫。

戴本孝（務旃）

董黃（德仲）

麻乾齡（天爲）

侯玄泓（研德）

¹⁷ [清]冒襄輯：《同人集》，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385，（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卷九，頁395。

¹⁸ 引用自任道斌《方以智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順治十四年的條目。



魏允枏（交讓）	鄒擬海（子大）
彭師度（古晉）	周叔源（鄴侯）
沈洙（公浚）	鄒擬泗（子玉）
陳維崧（其年）	陳玉琪（賡明）
黃虞稷（兪邵）	徐寧（安士）
周積賢（壽玉）	周瑄（式玉）
戴移孝（無忝）	儲福益（友三）
陳維崧（半雪）	李略（定遠）
陳燮（公理）	陳鏌（弢仲）
楊燁（震伯）	蔣無逸（在箴）
夏敬（無間）	沈掄（公榘）
沈泌（方鄴）	曹拱辰（星蕃）
侯曉（彥壑）	戴格孝（有懷）
吳孟堅（子班）	曹拱極（錫汝）
宮開宗（允大）	冒禾書（穀梁）
宮象宗（友夔）	陳維嶽（緯雲）
沈鑑（公玄）	劉漢系（王孫）
孫中礎（肖武）	陳堂謀（大匡）
沈@〔王+延〕（公厚）	戴治孝（謀厥）
冒丹書（青若）	宋思玉（楚鴻）
梅庚（耦長）	石泚（月川）
沈鏗（孝瑟）	沈朔（大隱）
周允潔（心淵）	陳宗石（子萬）
冒褒（無譽）	蕭麗一（都京）
宋思弘（漢鷺）	冒裔及（爰及）



余兄弟，田伯、中德、位白、中通、素北、中履、有懷、中發，向者載書被災無存、記憶不全、姑錄於此。¹⁹

在此可以看到包含方氏兄弟在內的六十二名參與者的姓名。雖然冒襄說有九十四名參與者，但由於上述名單是資料亡失後，僅憑記憶所紀錄的結果，名單不全自然也是在所難免的。作為參照，讓我們看看收錄於冒襄自己的詩集《巢民詩集》卷三、卷四及冒襄《同人集》卷六「丁酉秦淮倡和」中的當時題詩的作者與出現於詩題中的人名。其名單如下：

* 梅磊（杓司）	陳維崧（其年）
戴本孝（務旃）	吳孟堅（子班）
沈泌（方鄴）	周瑄（式玉）
陳堂謀（大匡）	劉漢系（王孫）
方中德（田伯）	* 許宸（菊溪）
* 龔鼎孳（芝麓）	* 王猷定（於一）
* 顧夢遊（與治）	* 杜濬（於皇）
* 紀映鐘（伯紫）	* 吳藺次（綺季）
* 劉@〔糸+音+糸〕（輿文）	黃虞稷（兪邵）
方中通（位伯）	石泚（月川）
* 陶開虞（月嶠）	* 鄧漢儀（孝威）
* 劉師峻（峻度）	

加有*的是未見於前一名單的人名。在這兩份名單中登場的人，如戴本孝、戴移孝兄弟是明亡時絕食而死的復社成員戴重的兒子；吳孟堅是復社成員吳應箕的兒子；陳維崧是陳貞慧的兒子；

¹⁹ [清]方中通《陪詩》卷一「迎親集」中收有〈丁酉秋日，父執冒樸巢大會世講於白門〉。上海圖書館所藏康熙繼聲堂刻本。



杜濬（于皇）曾是復社成員，是明朝遺民；侯玄泓是因抗清而殞命的侯岐曾的兒子；紀映鐘是以鍾山遺老為號的明朝遺民等。就某種意義而言，同樣抱持著反清復明願望的人佔了絕大多數。冒襄作於此時的詩作之一是《巢民詩集》卷四的〈丁酉中秋後四日，陳其年、方田伯、吳子班、劉王孫、同兩兒兩宿秦淮寓館。即席限韻〉。讓我們看看這首詩（其一）。

交態驚看異世新，
流連風雨只斯人。
諸君合共連牀被，
顧我深慚折角巾。
蕉鹿夢殘前事遠，
雪鴻爪寄此身貧。
莫言今夜難酬昔，
受電甘霜一寸塵²⁰。

世態人情徹底轉變。風雨中，始終相伴的只有這裡的人們（隱含有歷經如風雨般嚴峻的時代轉變而生存下來的就只有我們這些人的意義在內）。大家都是共著床鋪與棉被的夥伴。每當大家看到我的模樣時，總會令我對於戴著文士折角巾的自己感到非常慚愧。（也可解讀為對於自己未直接參與反清行動的慚愧）。蕉鹿，出自《列子·周穆王》，鄭國人將捕捉到的鹿以芭蕉葉覆蓋藏好，卻忘了藏鹿的地點，俄而喪失，如同夢幻，後以「蕉鹿」指夢幻。往昔的夢想與野心都隨著遙遠的過往的夢境一起消逝。如同飛鴻殘留在雪地上的足跡般，若要說有什麼痕跡留在這世間的話，也

²⁰ 〔清〕冒襄：《巢民詩集》卷四，頁11a，收於《如皋冒氏叢書》（清光緒至民國間如皋冒氏刻本）。



僅有這個貧乏的身軀而已。「雪泥」取自於蘇軾的〈和子由澗池懷舊〉中「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切勿說今夜不同於往昔。「受電甘霜」出自沈約〈爲柳世隆讓封公表〉中的「遂使甘霜受電之心，有同於飾請」。彷彿在說，在塵世中不斷辛勞才勉強地生存下來。整體上是感嘆世事的轉變，強調明清世情的不同，從而感嘆在明代時所懷抱的夢想迄今已成一片虛幻。

在《同人集》中收錄有次韻這首冒襄詩的作品。在作次韻詩時，不僅要對原詩的內容有所理解，還要押冒襄詩中所用的「新、人、巾、貧、塵」的韻腳。至少末尾的「塵」字，總會令人聯想到「胡塵」「風塵」等詞彙。陳維崧的和詩（《同人集》卷六）。

金陵八月秋雨新，
桃葉渡頭行少人。
誰何侘傺脫皂帽，
此生抑鬱遭黃巾。
閔塞一望悉兵馬，
吾汝所憂非賤貧。
便復跼臂上床臥，
今日天下少風塵²¹。

滂沱秋雨中，平日喧囂的秦淮桃葉渡一帶，行人也寥寥落落。「侘傺」「抑鬱」源自《楚辭·離騷》的「侘傺邑餘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皂帽」是魏時的隱士管寧經常戴的帽子（《三國志》魏書·管寧傳）。由於失意而脫下「皂帽」意味著出仕。怎能

²¹ [清]冒襄輯：《同人集》，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 385，（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卷六，頁 257。



就這樣出仕於清朝呢？這人生遭逢黃巾之亂，關塞的彼方是一望無際的兵馬，是征戰不休的日子。在這樣的時局裡，會集了同伴，大家牽手躺臥。唯獨今日，天下平和。在這個圈子裡，可以悠閒地休憩。反過來說，只要踏出這裡一步便是煩擾的塵世。末句或許也可以解讀為一種反諷。戴本孝的詩作第二首，頸聯與尾聯的部份如下（《同人集》卷六）：

欲裹曩書隨夢遠，
好將鬥酒沃詩貧。
相逢切莫輕轉蓬，
看盡狂瀾海上塵²²。

正因我們能夠相逢，所以切勿將彼此的關係比擬作輕易分離的轉蓬。何況一路走來，我們皆已看盡了狂瀾與海上塵。末句所指的應該是作者經歷過明清鼎革的風暴一事吧。

話說回來，冒襄造訪睽違已久的南京，在秦淮召開大會的順治十四年是怎樣的時間點呢？顧啓的〈冒襄餘懷交遊考〉中指出：

《同人集》卷六有「丁酉秦淮倡和」輯。這次唱和的緣起，冒襄在卷九「哭陳其年」輯中有所說明：「丁酉夏余會上下江（江蘇、安徽）亡友子弟九十四人於秦淮，其年（陳維崧）首倡斯集，時應制（應清廷首次鄉試）者少，咸為餘至。」這段話至堪注目。抗清殉國友人的後代九十四人，應冒老伯之約一起來到南京，卻大多不參加鄉試，而海上鄭成功大軍又正在籌劃北伐，進取南京，這絕不是偶然的。²³

²² [清]冒襄輯：《同人集》，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385，（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卷六，頁257。

²³ 顧啓《冒襄研究》（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冒襄餘



簡單地說，順治十四年是南方的鄭成功勢力增強，伺機攻打作為反清復明北伐的戰略目標－南京的時候。在廣東舉兵，逐漸北上，以福建廈門為根據地的鄭成功，在順治十二年（1655，永曆十年），將廈門改為思明州，北上攻略浙江溫州、台州，進而以舟山為根據地，在順治十三、十四年前後，與清軍間的戰勢，一進一退，不相上下。之後，順治十五年（1658）沿長江而上意圖攻略南京時，在長江河口的羊山遭逢颱風而失敗。翌年順治十六年三月，再度重整軍容，一鼓作氣直上長江，攻略瓜州、鎮江，在逼近南京時，卻因一步之差，敗戰而歸。順治十四年是鄭成功統帥的反清復明大軍迫近南京的前夕，正所謂風雲告急的時期。

²⁴當然並沒有任何文字顯示冒襄他們順治十四年秦淮的聚會是具有反清復明意圖的，但由當時的狀況，以及前文所引詩句背後隱藏的心境加以判斷的話，未必能夠否認這樣的推測吧。

三、龔鼎孳的順治十四年

與錢謙益、吳偉業併稱清初詩壇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龔鼎孳（萬曆四十三年，1615～康熙十二年，1673，合肥人）是明崇禎七年（1633）的進士。任兵科給事中時，遭逢明王朝滅亡，被李自成抓住後任命為直指使，清朝入關後也繼續任職同樣的官位。這樣的龔鼎孳在順治十三年被貶為上林監丞前往廣東，回程的順治十四年，短暫停留於南京。

前面所舉的冒襄《同人集》卷九「哭陳其年詩」中，收有前述冒襄的詩〈定惠寺哭和其年舊詩二首後，秋雨臥病，

懷交遊考」，頁55。

²⁴關於鄭成功的事蹟，請參照顏興《鄭成功復明始末記》（台南：台南鳴兩廬，1953年）「誓師北伐進兵江南」、黃典權編《鄭成功史料合刊》（海東山房，1957年）等書。



淚凝枕上。雜拉復和十八首，幽抑怨斷之鳴弦鐵撥，當知其哀也），其第八首注雲，

丁酉，余應澗水先生約，始到秦淮。時其年諸子從遊甚眾，尚不欲出見貴人。一日澗水過訪雲，床頭有真英雄，忍不令餘見，大索出之。次日中秋廣讌，酒半停劇，限清溪中秋四韻七言律。澗水即席賭詩，八又立就。此夕其年四律先澗水成，先生歎賞擲筆，遂締心交。²⁵

注中紀錄了此次龔鼎孳與陳維崧的初次相會。在「丁酉，余應澗水先生（龔鼎孳）約，始到秦淮」中，冒襄記述因龔鼎孳的邀約而造訪南京。龔鼎孳與冒襄從以前便有所往來。冒襄以董小宛為側室，龔鼎孳以顧媚為側室。董、顧兩人同是秦淮的名妓。冒襄在《影梅庵憶語》中提到，

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僻，命姬手抄。姬於事涉閨閣者，則勒錄一帙。歸來與姬遍搜諸書，續成之，名曰奩艷。其書之瑰異精秘，凡古人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舞，針神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即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歸香麗。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析，俱在奩中。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讚其妙，促繡梓之。餘即當忍痛為之校讐鳩工，以終姬志。²⁶

可知董小宛在編輯有關歷代女性題材的資料集《奩艷》時，獲得了龔鼎孳與顧媚一致的讚賞，並建議她予以出版。順治七年（1650），在冒襄四十歲生日時，龔鼎孳題詠了關於冒襄與董小宛的長篇詩作〈金閨篇〉（《定山堂詩集》卷三）。

²⁵ [清]冒襄輯：《同人集》，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385，（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卷九，頁396。

²⁶ [清]冒襄：《影梅庵憶語》，收於朱劍芒輯《美化文學名著叢刊》（上海：上海書店，1982用1936國學整理社排印本影印），頁10。



由龔鼎孳自廣東踏上歸程，在南京短暫停留，特地邀來冒襄的舉動，或許可以推測，龔在廣東期間，熟知鄭成功的動向，並有意將此傳達給江南的志士遺民。

然後，就在丁酉年，順治十四年的南京秦淮，以龔鼎孳與顧媚為中心，召開了盛大的聚會。對於此事的記載，可見於餘懷《板橋雜記》卷中「顧媚」的條目。

歲丁酉，尚書挈夫人重過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築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恆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大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尚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逗留居樽下，褰簾長跪，捧卮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為罄三爵，尚書意甚得也。餘與吳園次、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斂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尚書有《白門柳傳奇》行於世。²⁷

在順治十四年的南京秦淮，無論是由冒襄主辦的聚會也好，或由龔鼎孳主辦的顧媚的生日宴會也好，這些彷彿試圖喚醒明末記憶般的熱鬧聚會接連地展開。²⁸

我們無法判斷在龔鼎孳與顧媚的聚會背後具有怎樣的政治意圖，但關於參與此次聚會的丁繼之，在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

²⁷ [清]餘懷著，李金堂校注《板橋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30。

²⁸ [清]陳文述《頤道堂集》（道光八年序刻本）外集卷八〈眉樓曲〉有雲：「蔣山煙雨秣陵秋，曾是當年舊遊處。重泛秦淮水上舟，月明同過板橋頭。盛名當日喧桃葉，狎客猶譚舊畫樓。重來彷彿盧家燕，曲中姊妹邀相見。市隱園中話舊情，中林堂上開華讌。壽人樂曲中傳，共憶前朝丁酉年。」



第五章「復明運動」中提到：

丁氏水閣在此際為準備接應鄭延平攻取南都計劃之活動中心，而繼之於此活動中，亦居重要地位，可不待言也。²⁹

與丁繼之有深厚關係的，同樣在順治十四年造訪南京的還有另一位大人物--錢謙益。

四、錢謙益的順治十四年

錢謙益（萬曆十年，1582～康熙三年，1664），曾任福王政府的禮部尚書，在清軍攻陷南京時，投降清朝任官，但即便辭官返回故鄉常熟。³⁰這樣的錢謙益也在順治十四年前後頻繁地造訪南京。順治十三年有〈丙申春，就醫秦淮，寓丁家水閣，浹兩月。臨行作絕句三十首留別，留題不復論次〉（《牧齋有學集》卷六「秋槐詩別集」）。此時，錢謙益借住的正是丁繼之家中。對此，陳寅恪指出，這裡的患病有些疑點（《柳如是別傳》第五章「復明運動」1073頁）。

此外在順治十三年，錢謙益的《牧齋有學集》卷七中有〈長至前三日，吳門送龔孝升大憲頒詔嶺南兼簡曹秋嶽左轄四首〉，從

²⁹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第五章「復明運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1075。

³⁰ 關於錢謙益，參照吉川幸次郎〈錢謙益と東林——政客としての錢謙益——〉（《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六卷，東京：筑摩書店，1970年）、〈居士としての錢謙益——錢謙益と佛教——〉（《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六卷，東京：筑摩書店，1970年）、〈錢謙益と清代「經學」〉（《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六卷，東京：筑摩書店，1970年）、以及〈清初詩說〉（《吉川幸次郎遺稿集》第三卷，東京：筑摩書店，1996年）等。



中可知錢氏曾與前往廣東赴任途中的龔鼎孳會面。或許他也曾指示對方暗中探聽嶺南的狀況。又，錢謙益的〈秦淮雜題〉第九首中有這樣的注記，「丁酉秋日，與龔孝升言別金陵」。龔鼎孳《定山堂詩集》卷四十有〈牧齋先生及同學枉送燕子磯月下集飲口號四首〉（丁酉年作），可知順治十四年，當龔鼎孳離開南京前往北京時，錢謙益曾再度題詩相贈。

在匯集了錢謙益順治十四年的詩作的《牧齋有學集》卷八〈長幹塔光詩集〉中，收錄有〈秦淮水亭逢舊校書賦贈十二首 女道士淨華〉〈秦淮華燭詞〉〈金陵雜題〉等二十五首作品。與柳如是交情不菲，又與秦淮花街關係不淺的錢謙益，在這一年裡，集中創作了秦淮的懷舊詩。例如〈秦淮水亭逢舊校書賦贈十二首 女道士淨華〉的第四首。

目笑參差眉語長，
無風蘭澤自然香。
分明十四年來夢，
是夢如何不斷腸³¹。

所謂的十四年前，正是明朝滅亡時。作品敘述了與當年熟稔的妓女再會後的感觸，以及對於時代轉變的感傷。然後是〈金陵雜題二十五首、繼乙未春留題之作〉。其第一首如下，

淡粉輕煙佳麗名，
開天營建記都城。
而今也入煙花錄，

³¹ [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卷八，頁403。



燈火樊樓似汴京³²。

「淡粉」「輕煙」是明初所建的十六樓的名稱。南京的妓院令人興起對於唐開元、天寶盛世的追懷。在宋朝首都汴京（開封）的繁華區，樊樓的生意繁盛。然而那樣的樊樓，現在也僅存於煙花錄（這裡指的或許是《東京夢華錄》）中。與樊樓同樣極為繁盛的秦淮妓院如今也僅殘留在紀錄當中。之後的餘懷《板橋雜記》設有「金陵雜題」一項，便介紹了錢謙益的這一系列詩作，而貫穿〈金陵雜題〉詩中的對於現今已頹敗的南京秦淮的懷舊之情，同樣也可見於餘懷的《板橋雜記》。第二首中有「舊院馮二，字暈采」的自注。

一夜紅箋許定情，
十年南部早知名。
舊時小院湘簾下，
猶記鸚哥喚客聲³³。

在此，南部，由於隋煬帝在揚州的逸遊，而用以表達花街之意。與十年多前僅聞其名的馮二相交好。紅箋是造訪妓院時，書寫姓名的紙箋。與她初會時，在垂掛湘簾的中庭裡，鸚鵡鳴叫，告知客人的到來。這個格外細微的記憶，栩栩如生地表現出了與對方初見時的一段回憶。錢謙益的秦淮詩，都與其個人的回憶相關。妓院裡的鸚鵡傳告客人造訪訊息一事，也可見於《板橋雜記》卷上。

³² [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卷八，頁415。

³³ [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卷八，頁415。



這些詩都是打從內心懷念著秦淮的繁華的作品。錢謙益是出仕清朝卻又與反清運動相關的人，這樣的錢謙益，在順治十四年，這個反清復明或許有望成功的時期，創作了大量的南京秦淮懷舊詩，這點是相當有意思的。

在以稿本形式流傳的錢謙益《投筆集》卷上，有次韻杜甫〈秋興八首〉的〈金陵秋興八首次草堂韻〉詩（順治十六年的作品）。詩中有，

掃穴金陵還地脈，
埋胡紫石慰天心³⁴。

詩作露骨地吟詠了期待鄭成功軍隊的到來能將「胡」－即清軍趕走，可見作者對於中興明朝的期盼。不過，往壞裡想，倘若鄭成功順利奪回南京的話，曾經出仕清朝的錢謙益將再度陷入困窘的處境。這首詩，或許也有作為那時候的所謂「藉口」的意義在內。

《吉川幸次郎遺稿集》第三卷〈清順康詩說 顧炎武第九〉（築摩書房 1995 年）所引的顧炎武的〈桃葉歌〉（《亭林詩集》卷二 順治十三年作品）也是以南京秦淮寄託亡國悲哀的詩作。在開始能看見鄭成功蹤影的順治十四年前後，許多人在南京現身，而伴隨各種喚醒明末記憶的活動舉行的同時，秦淮懷古詩也大量地產生。

³⁴ 潘重規《錢謙益投筆集校本》（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 年），頁 1。



結語

順治十四年的秦淮，以冒襄、龔鼎孳、錢謙益為首，有許多人造訪此地。這也許與鄭成功反清復明運動的進展有所關聯，可以想見曾經的政治青年們熱血沸騰的景況。此時的秦淮，彷彿再度奪回了作為明末復社活動據點的地位。而在那裡，人們開始創作起懷念過往秦淮的詩作。

正在那時發生了所謂的江南科場案。這個丁酉年，在冒襄會集復社子弟們舉行宴會的南京，所舉辦的鄉試被舉發有不法行為，進而發展成一大疑獄事件。³⁵

順治十四年的江南鄉試結果發表後，便流傳著考官有不法行為的流言。在順治皇帝命令禮部、刑部嚴加追究下，翌年，順治十五年十一月，主考官、副主考官，及十七名考官，總計十九人被判處死刑，行賄的學生們則處以籍沒家產，父母兄弟妻子流放寧古塔之刑。³⁶ 這個處置，在某種意義上來講，也可說是清朝政府對於江南、南京的反動活動所下的嚴厲訓誡。³⁷

³⁵ 關於丁酉江南科場案，孟森〈科場案〉（《心史叢刊一集》）的「江南闈」，及謝國禎〈清初東北流人考〉（《明末清初的學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三「順治丁酉（一六五七）科場案與吳兆騫孫暘等之流徙」、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第八章「科場案件與軼聞」第二節「清代科場案」等均有所論述。

³⁶ 關於以丁酉江南科場案為中心的冒襄的動向，請參照拙稿〈宣炉因緣——方拱乾と冒襄〉（《日本中國學會報》第55集 2003年），及〈心優しき秀才の手紙〉（拙著《原文で楽しむ 明清文人の小品世界》福岡：中國書店 2006年）。

³⁷ 田仲一成〈清代蘇州織造と江南俳優ギルド〉（《東方學》第35輯 1968年）中記述，迄今為止隸屬於工部的織造一職，正是從順治十三年起由內務府系統的官僚充當。江南織造一職，也有監察江



最後，也想提及順治十四年在文學史上的意義。這一年，被視為「清朝一代正宗」的王漁洋，創作了使其名聲高漲的「秋柳」詩四首。³⁸

秋來何處最銷魂，
殘照西風白下門。
他日差池春燕影，
祇今憔悴晚煙痕。
愁生陌上黃驄曲，
夢遠江南烏夜村。
莫聽臨風三弄笛，
玉關哀怨總難論³⁹。

〈秋柳詩〉是王漁洋在山東濟南應鄉試時所作，其想像的舞臺「白下」即南京，這是首南京懷舊的詩作。在這首詩創作後不久，全國各地有眾多的人予以酬和。可知順治十四年這年，南京懷舊的主題是多麼地激盪人心。

王漁洋在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及第，順治十七年（1660）授命為揚州府推官。順治十八年（1661）三月前往南京，住在秦淮的丁繼之家中。據汪琬的〈白門集序〉（漁洋匯集了創作於南京的詩，首先編輯成《白門集》），丁繼之家在秦淮邀笛步的附近。丁當時七十八歲，他對漁洋詳細述說了親身見聞的舊院故事。而

南地方風俗（治安）的責任。

³⁸ 關於王漁洋〈秋柳詩〉，吉川幸次郎有〈漁洋山人の《秋柳詩》について〉（全集第十六卷）一文。

³⁹ 〔清〕惠棟，《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四部備要》），卷五上，1a。



漁洋以這些故事為基礎創作了〈秦淮雜詩〉。當時丁繼之尙建在，可說是秦淮故事的說話人。

傅壽青歌沙嫩簫，
紅牙紫玉夜相邀。
而今名月空如水，
不見青溪長板橋⁴⁰。

傅壽與沙嫩都是擅長音樂的名妓。紅牙是響板，紫玉是簫。在舊院，這些名妓們曾經每晚彈奏著優美的音樂。但由於戰亂之故，作為秦淮舊院象徵的長板橋已不復存在，如今只剩明月映照著空蕩蕩的秦淮水面。

雖說是懷舊詩，卻是首飄盪著強烈無力感的詩作。這或許也與創作此詩的順治十八年，鄭成功領導的反撲行動已宣告徹底失敗有關。

前言中引用張魁故事的餘懷《板橋雜記》，是明末清初南京秦淮繁華的紀錄中最廣為人知的作品。在《板橋雜記》中也引用了錢謙益的〈秦淮雜題〉與王漁洋的〈秦淮雜詩〉，可知這部作品的完成至少在清康熙年間之後。錢謙益的〈金陵雜題〉詩、王漁洋的〈秋柳詩〉、餘懷的《板橋雜記》等回憶文學的作品，或許可看作是受順治十四年前後的政治動態的影響而創作的。

無論由政治的角度或文學的角度來看，順治十四年的南京秦淮這個時空交點，都擔負著重要的意義。

⁴⁰ [清] 惠棟，《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四部備要》），卷五上，30b。



後 記

本文易稿過程中，承蒙鄭阿財教授於南華大學《明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上對拙文講評，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謹此衷心鳴謝。

